
NEWORLD POETRY

BIMONTHLY



NO.6 OCT/1991

一九九一年十月第六期



通訊處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目錄

| 目 錄 | 封面裡 |
|------------------------|-------|
| 非 馬作品 | 1 |
| 劍 鳴作品 | 2 |
| 醉 男作品 | 3 |
| 陳揚立的詩 | 4 |
| 心 水作品 | 5 |
| 方浪舟作品 | 6 |
| 華 璋作品 | 7 |
| 尹 玲作品 | 8 |
| 千 瀑作品 | 9 |
| 現代詩分析 | 10-11 |
| 陳銘華詩抄 | 12 |
| 藍采文作品 | 13 |
| 斯 冰的詩 | 14 |
| 趙葆康的詩 | 14 |
| 達 文作品 | 15 |
| 陳本銘作品 | 16 |
| 讀詩隨筆 | 17 |
| 遠 方作品 | 18 |
| 恆 行作品 | 19 |
| 銀 髮的詩 | 20 |
| 故 人的詩 | 20 |
| 陳方圓的詩 | 21 |
| 恆 行的詩 | 22 |
| 杜風人作品 | 23 |
| 海外華文文學大系徵稿凡例／華東水災新大陸捐款 | 24 |
| 編後隨筆 | 封底裡 |

主編：陳本銘 陳銘華
編委：千 瀑 許德榮
黎啓鏗 陳方圓

非馬作品

聖誕紅

你很難在冬天陰沈的臉上找到
這樣的紅

要
只有閉起雙眼
回到遙遠的天空
同驕陽對決
那樣慷慨激昂的
一瞬

或者到
歡聲雷動的鬥牛場
看被揮舞的旗幟騙了一生
直到最後時刻
才噴湧而出的
頓悟

那些在敵人刺刀下
默默掘好自己的
墳墓
然後一排排倒下
從他們飲恨的百孔裡汨汨流出的
想必也是
這樣的紅

或者虔誠的你要回到
生命的源頭
馬廄裡的陣痛
十字架上
撲撲滴落的
悲憫

非教徒的我
卻因這樣的
紅
給冰雪的季節
帶來爐邊的回憶
而溫潤感恩

劍鳴作品

天 問

那一面勝利的旗不染血
那一枚勳章能光輝不朽
那一座紀念碑後沒有遺孤的哭聲
那一輛輪椅 那一股義肢
能帶來人類渴求的和平與幸福

那一幅領袖的巨像能高懸不墜
那一尊神能不食人間香火
那一輛坦克能奪回失去的人心
那一種愛國的熱忱不淪陷政治的圈套
那一闕歌 那一首詩不被口號污染
那一場革命能喂飽嗷嗷待哺的人口
那一種法庭可以判決人權的大罪犯
那一種主義 那一種制度
能真正賦予人民的民主與自由

那一道再不能高的牆可以堵住逃亡
那一雙暴力的手可以塞閉要開放的門窗
那一條路註定全人類都要走
那一道無形的枷鎖最後會失去
那一場改革 才能贏得全世界所有

天問問誰
誰都要開口
——自由！自由

構 想

去海浪常沖打的島嶼上
看壯麗的浪花濺起點點玉珠
看海鷗勇敢嬉戲波濤之上
看飽漲的風帆 檣桅高昂
從遠方歸來 乘風破浪

去雪花紛飛的極地上
踏雪尋梅 彎弓射貂狼
尋冰嶺上最耐寒的莖葉
岩石上最扎穩的根
然後斟一壺熱酒
抖落北國刺骨的風寒

去極權統治的國土上
聽易水上英雄兒女的悲歌
尋一去不復返的壯士
燃起一盞盞自由的燈
照亮整個淒風苦雨的神州

這些都不夢
要出海就要乘風破浪
要登山就要碎石履冰
要自由就要破斧沈舟
要革命就不能忍辱偷生

1/31/91;6/20/91 洛城

6/27/91 洛城



醉男作品

懺悔 外二首

我在塵上打坐念經很久日子了
我在塵上打坐念經很久
我在塵上打坐念經
我在塵上打坐
我在塵上
我在塵
我

愛人

翻個身枕著你的臂彎
有一句稱呼始終落不到地上

自從姑娘身起
被藏於枕下的渴念至今不曾停止瘋長
喜炮已陣陣遠逝
定數中那一個在洞房外成為我生命過客的
丟下一場古典的禮儀
一張大紅的席椅迎你翩翩而來的步履
日子流水般嘩嘩地響過田頭爐邊
我在屋內俯下身體
伸出雙手撕碎一些報刊字典，然後
深深地植入地裡
卻怎也擺不平那一端的責任與另一端的心情

一代又一代的人傳記
一代又一代的鬼入世
而歲月深處終有一聲十分響亮的呼喚

獨唱者

你不適應兩者以上的任何配音
幾陣熟悉的嘩嘩啪啪過後
諸位母性歌者魚貫而下
做如是雲

你依舊折回一天中最幽溢的時辰
猛擊頭上懸著的太陽
開始一首兒時歌謠的清唱
讓四壁的影子如痴如醉如喝彩的舞者
進行著最默契的互注

每每此刻
你便成為無藥可治的毒種
把所有的門與窗關上
反讓軀體留在戶外與大家一起吶喊幾聲
自己盯著自己
唱

陳揚立的詩

風中蒲公英

只待少許輕風
蒲公英潔白的花絮
便翩然越過短牆
散入墨爾本五月的初寒。

奇異的南半球五月
秋意清朗你彷彿仍盈盈握住
一雙踏春時節相攜的手。
然而喧問未已
蒲公英得起飛了
尾端滑過草尖跑道
茫然奔向一個沈沈楚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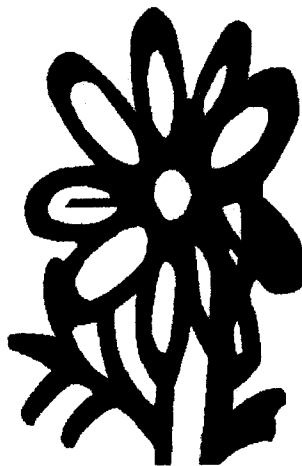
在夢裡
她飄得更遠
向城西沿海峽谷
她悠然掠過一列幽秘岸灘
對波濤的仍然執著而苦笑
岩石雖然屹立如故卻不免時而驚心
誰敢說那痴心漢的盟誓不可能
化為松林外嘍陶的海潮
倦了的可能是遊子和浪花吧。
唉，寒暑忽忽之間 彼此已告
中年初度。但
誰家孩子又鑽進
那座破舊的老鋼琴
只聽叮叮咚咚地
自小巷盡頭追逐著
一闕予[愛麗莎]的童年。

在風中
她是遊子離魂的孤雁
往往迷惘於一個他鄉季節
幾許雲煙相噓的日暮
常有悲鳴劃破長空

恍如深宵一陣咳嗽
安樂椅上 緩搖著下半個良夜
羈泊裡的日子啊
鄉思是幽風暗襲殘燭發出的陰笑
是偶爾一團艷彩
繁化為湖上雲月
但——最觸你胸臆的呢
則是那難以掩飾的酒糟鼻....

臨行所著的棉衣脫落了
因而抖現了隱藏中的一針一線
而棉絮紛墜階前
恰似蒲公英 悄悄沒入
墨爾本微寒的五月。

九一年五月於墨爾本



神話二帖

帖一：回音女神

冷酷的美男子不解溫柔
無視於妳千嬌百媚
甘心孤寂顧影自憐
絕不望妳一眼，縱然
妳掏出血淋淋的一顆
痴心，還是無法
令他轉意。從此
妳哀淒的飲泣
讓婀娜的體態
漸漸消瘦風乾，芳蹤渺渺
化為動人心魄的聲音
在山谷海洋天地宇宙間
空蕩蕩的迴旋
音波繞繚，妳自聲浪顯現

九一年六月十九日墨爾本

註：回音(ECHO)原為山林女神，苦戀美男[納西色斯]，被其嫌惡拒絕，羞憤入山而化成聲音。



帖二：水仙花傳奇

幽香飄散、清麗姿容
自有迷人的萬種風情
溫柔纏綿、將大眾的眼睛
通通吸引。難怪山林女神
會把對你的痴戀
化為無盡哀淒的聲音
假如時空可以伸縮
中國的潘安再現
恐怕也感到相形見拙
俊美無匹的納西色斯(註)
除了狂愛自己外
死後無屍、魂魄竟自水中
幻出朵朵鮮花
如水之仙，詩畫的名字

九一年六月十八日墨爾本



註：納西色斯(NACISSUS)希臘神話中的美男，山林女神痴戀未竟，後消瘦而化為一縷聲音，天譴納西色斯成自戀狂、死無屍、水池中長出新花種，是為水仙花。潘安為中國美男子。

方浪舟作品

為什麼不脫掉衣衫

柳樹在太陽下
你在柳樹下
跟鳥兒聊天

鳥聲
沿著低垂的柳條
滴落下來
你的衣衫漸漸濕了

為什麼不脫掉衣衫
也讓樹頂的日光
淋出你的袒露

無題

黑夜
是黑禮服
披在你的身上……

走進人類的村子
在地球上
你昂首站起來
咒罵烈日
狠狠詛咒它從你的腳底
爬上你的頭頂
再從頭頂滾落腳底

你宛若悶雷
滾落於眾生匆匆的腳下
并非閃電
烈日同樣漆黑了你

致冰陸

你的高寒依然持續
你的冷硬還是堅固
儘管北極熊赤足丈量你的幅員
儘管企鵝枯坐苦讀你的歷史
他們耗盡畢生
只是為了證實
這片冰冷的麻木何其潔白
這片漠然的沉默何其寧靜
……
我情愿墜落成熾熱的殞石
用通紅的生命把你戳穿

石頭村

年幼的時候
你掙脫了娘的雙手
跨出石砌的家門
邁上石鋪的小路

手摸石頭
腳踏石頭
頭碰石頭
在石頭遍地的村莊上
你臉青鼻子腫

那時候
太陽普照著石頭村
石頭反射如箭的光芒
擊落你眼眶的淚



華璋作品

仰光！

八八年八月八日

◎謹以此詩獻給犧牲了的烈士，和所有曾為民主改革出過力的人們。

希望那天我也在現場
讓我可目睹這些景像
機槍似乎從來不需思量
便向人群發出巨響
金塔在陽光下也不再顯得光亮
滿街傳來的
只有無辜者的心傷
那路旁的少年
在槍火下
已分不清模樣
他那仍淌血的手掌
還緊緊握著一個
不滅的理想

後記：三年前的八月，緬甸人民為了不滿軍人政府的獨裁暴行，而展開一場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民主革命。最後，一切為國家前途的改革意見，卻換來無法統計的傷亡。而八月八日，正是死傷最慘烈的一天，緬甸人民也像我們對[六、四慘劇]一樣，將八、八定為[國殤日]。而究竟那一天我們才能將獨裁澈底粉碎呢？想提醒大家的，是無名氏先生在聯合副刊寫下的詩句[停止哭泣！凝結比泰山石更強硬的偉力，奮勇撕碎：這可恥的一頁！]

羅馬利亞孤兒院

在那小窗內
鐵欄攔住多少未來
鎖住了雲、扣住了海
沒看見慈祥的臉
也缺乏了憐憫和矜愛
一切就從那天....
那天你被剪去那根臍帶
你的身軀
前後地不斷地重覆地、移動
有說是一種心理的毛病
有說是精神上的畸型
但你的雙目
依然雪亮、分明
你不會接受到任何關懷和感情
甚至母親的一句叮嚀
孩子
一切只能靠你雙手去爭拼
但誰能說故事結局已被編定
這孩子的戲份只有苦命
請讓我伴你左右
縱然我未能伸出援手
請讓我伴你等候
引你朝日出的方向行走
給我陪著你
步出黑暗的盡頭
給我陪著你
離開那人生的荒謬



尹玲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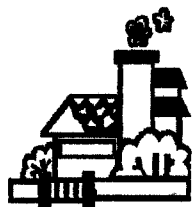
巴黎篇之一

緣起

彷彿還是當年
懵懂的ABCD 隨著
女教師的玫瑰香水
抑揚頓挫
十二歲的青澀
就如此羈絆著
萬里外名叫塞納的
那條臍帶

從此 那名字是夢
十四歲捧著夏多碧揚
徘徊在他[墓外回憶]的浪漫
總以為自己是緣哲兒
在龔堡荒森的墟園
飄盪的懨懨幽魂

歲月 匆匆
名字化做真實的流水
這一千八百公尺
巴黎最美麗的街弄
蜿蜒過十四道古橋
十四片彩虹 彎腰成
頁頁誘人的童話



素描

塞納河是一張流動的床
枕著聖路易小島
枕著溪埕
枕著聖母院 兩果的鐘樓
枕著整個巴黎初生的臍帶
河水輕哼溫柔的搖籃曲

香榭麗舍在落日中升起
升至與凱旋門頂齊
華燈猛然振翅
越過無聲 村莊般的靜謐
溶入合攏的暮色

教人如何分得清
這是大西貢呢
還是小巴黎
時空交織 在此
重疊成莫邊府以前
和莫邊府以後
不知道要愛還是要恨
那百年殖民的錯綜糾纏

來不及揮手
巴黎就已在你腳下
隨著八年晝夜
縮成肉眼看不見的
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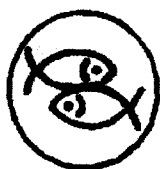
十二歲擁他入夢
此後專注如秋空的雁
這最初 也是最末
這唯一唯一的
星辰

千瀑作品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常常，讓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濕淋淋的一方石板
戰火曾經烙過
海水曾經浸過
濕漉漉的一方情懷
淒迷婉轉淋漓飄忽
迂迴曲折二十年一場細雨
因雨細而纏綿
因纏綿而未肯遽去
難捨難分死不放手固執
從少年到中年
從慘綠到橙黃的燈
一盞暖著一盞，一塊連著一塊
的青石板呵二十年算不算太長？
一生是不是太短？
有時溫柔無限空間任徘徊
有時寂寞無邊只留下細細雨落
有時失魂落魄空自沉吟
有時流浪到海峽聽兩岸激盪的水聲
戰火曾經孕育
海水曾經祝福
有時呵尋覓只為夢迴
每當天黑欲暮，市聲漸遠
雨聲漸近
在燈前，在案上
在青石板一樣打開的世界
最是纏綿一場細雨
從未止息
死不放手相思

九一年五月十一日



何必

何必把好夢揭穿
何必將人間描醜
我知深閨夢裡
如溼的堤岸
仍有遲遲歸燕
暗自留連

何必惆悵歸心
何必嗟嘆山殘水恨
高樓望斷
猶有幾許燈火
依依識我

如果相見
人到中年
我只要一盞多情淡酒
就算夜來露重
故人呵，切勿
讓青衫濕透

九一年五月六日

定位

不能用水去認定
從來，海峽是一刀傷痕，既痛且深
也不能用風
怕晴時多雲，又變作一番抱恨
兩制未可信，兩區也未必可能
要是依照李登輝的標準
要忍，還要無窮的耐心
要是槍口可以扳低，差距可以調整
要是匪情可以從此不去研究
要是敵人可以迫認為朋友
中國人呵你怎樣給自己定位？
同志到底要不要繼續喊？
台胞證還要不要繼續簽發？
至於水難以檢定風也不敢追認的
如潮的偷渡客呵他們的面目
一個，一個，模糊得毫無地位
何況

何況海外猶有幾許未歸的
歸人

九一年五月九日西雅圖

「椰青水，故鄉情」讀後

◎心水

試探千瀑的詩情

詩人千瀑於今年六月間從美國回鄉拋家棄國十四年，重蒞西貢訪友探親，在旅途中寫了十三首詩，以「椰青水，故鄉情」作為詩輯的總題，發表於「新大陸」第五期。千瀑的詩早已膾炙人口，讀過「江湖」和「夜聽古箏」林沖夜奔「冥想」的讀者，絕不會否定他的才華。他的詩扣人心弦，一份壓迫感透過尖銳的筆超越時空的傳來，這份功力真令我深心佩服。

組詩裡的風景、人物、地區也是我魂牽夢繞十幾年，故讀來倍感親切。許是在激情中急不及待的把刹那的感懷化成詩句，詩人的情感奔躍紙上，少了他在長詩中的氣勢。這些即興之作，很純真的把詩人的心境剖白，好詩不論長短，只要在讀的過程能觸及一份真情，而引起共鳴，就是作者的成功。無疑的，千瀑這束美麗的詩花，已經把芬芳擴散開去。讀後手癢，試試在花香裡尋覓千瀑的詩情。

「回鄉的人」把那份近鄉情怯的心態寫活了。飛機著陸，仍不敢窺探半掩的窗外，因怕那是夢幻；最後他是「遲遲不肯把安全扣鬆解的，回鄉的人」。短短十三行，把回鄉時內心起伏的感情娓娓述說，自然流露，毫不造作。

「鐘鳴」寫時空倒錯，真幻難分，十四年的分離「往事如水，滄桑似夢」，而在牆間發現「那隻看來年邁的壁虎」，詩人疑是當年和他伏案的那一隻？教堂的鐘聲，終於喚醒遊子：「我這才聽到歲月，原來又是多麼的陌生」千瀑在西貢的老家近在聖心教堂，熟悉的鐘聲，又在十多年後盈耳，歲月畢竟流失了。原本熟悉的鐘聲，聽到了「又是多麼陌生」，用壁虎和鐘聲強烈的道出了夢的

滄桑。

「夜西貢」寫景，夜風吹來，詩人記起「許多年以前，燻魷魚的香味」，往事如煙，觸景生情。社會主義統治下的東方之珠，如今表面的繁華，令人感到「似真疑假」，淡淡著墨，卻掩不住愁思。

「故居速寫」有「少小離家老大回」的意味。老家已經「牆老，漆落」，孩童卻「聲聲越僑 將我奚落」，面對故居「幾張舊桌」，豈能不湧起「數種閒愁」呢？

「一過新公路」是赴南越名勝區頭頓途上見聞：滾滾黃塵中，「誰用社會主義優越的刀斧」搞經濟開山路，「優越」的反諷是：「一刀刀是那樣的苦，一錘錘是那樣的痛」，這份痛苦怵目心驚：「龍城吃罷荔枝 乞丐蔓延至巴地」（龍城和巴地是途中的市鎮）這些殘酷的實景不忍卒睹。把鄉愁、眼淚、細沙、海水，縮成焦點上的小圈，通通照進詩人手執的Camcorder裡去。

「問流水」一詩是詩人回到堤岸十多天後寫的，經過十來日夜的觀光目睹，被越共統治了十六年的故鄉再也不是夢魂中的美麗珍珠。南越過去的首都，華人名城堤岸，如今的景象是「像那面目全非的街巷」，甚至流水、白雲、綠樹、陽光和雨「都那樣疲倦不堪」，越共宣傳「人民已經翻身，經濟已經站穩」，詩人卻看到：「西貢街頭睡著誰家的子民／張開的口，為什麼說的總是離恨」，而推售獎券的小孩一群走了又來一群，這許多想不通的問題，唯有向流水發問，流水卻無答案：

「原來流水也和我一樣
皺著眉心
一層，深以一層」

把自己的心情化成流水，流水擬人，人景交融，物我一致。最後這三行詩把整首詩的批判性帶到高峰。此詩節奏緊迫，一口氣用了六個[為什麼]，就把越共統治下的殘酷景象通通描出，若無銳利的眼光，是寫不出這麼一首好詩。

[看你]是和故友重逢後的速寫，物是人非，歲月無情。故友猛抽煙外，唯有苦笑搖頭，一份淡淡的哀愁躍於紙上。

[吃山竹]是組詩中最短的一首，只有十三行。這類熱帶水果，詩人久違了，拿在手上，[不忍把妳剝開]，不忍到最後還是剝開了妳，但詩人又[也不忍一口吞下]，這正像小孩子拿到一塊好吃的餅，總不會立即狼吞虎嚥。離鄉十四年，山竹的清香甘甜又現眼前，兩段的[不忍]正道盡了當時心情。

[何必挽留]寫盡了詩人心境的無奈和悽酸。[遠行的人已經回來]，那些當年一起登山弄潮的人臉：

[一彈指，剩下濤聲細細

再彈指，白髮相約在何時？]

一別十四秋，再別何日君又至？人生最大的憾事就是不能盈握歲月，故人喜相逢，酒逢知己千杯少[江湖路遠，千杯也能飲盡]。濤聲擊岸，夜涼如水，這無情的大海，觸動了詩人深心的痛楚：

[當年既然淒涼把我放逐

今日又何必將我依依挽留]

依依離愁又湧心頭，無奈的心事，讀後也感染到那份淡淡的哀傷。

[椰青水]的吸引力，使詩人從太平洋彼岸跑到此岸，鄉思纏綿十四年之久，鄉愁又豈是一杯椰青水能[解除]的呢？鄉愁的滋味是：

[像變鹹了的椰青水

像我的眼淚]

在盛世幸福生活的人，沒有離開家鄉的人是不能理解這首小詩的震撼力。這也是如詩人所寫：

[只有渴水的人

才知道斷水的滋味]

[不題十四行]是街景的素描：雨後

街道積水，人潮及各類車輛，新街市垃圾成堆，鳴鳳市卻瓜菜散落一地，驟然發現一籬籬一束束綠油油的蕻菜(空心菜)，詩人從這幅凌亂熱鬧的生活百態圖裡點出了[主題]，以上那些街景無非是引出埋在詩人心底拂之不去的當年記憶：

[彷彿依稀教我悠悠想起

解放初年

腐乳和辣椒的滋味]

西貢淪陷不久，越共更換錢幣，市場停頓數天，家家戶戶多以腐乳、醬味油、辣椒佐飯，那份[滋味]也包含了對苛政的恐懼、無奈。此詩的[鳴鳳、平仙、新街市]均是堤岸華人居住的地方名，沒加註解，其它地區讀者不明所指。

[街頭即景]是較長的詩，詩人捕捉市景印象，白描手法塗下，在熱到要命的六月天被亂糟糟的車輪夾在中間，搖扇驅熱。這首詩是最差的，沒有要表達的感情，像拿著相機的遊客，對著街景按下快門。以上用最差這兩字是以這輯詩全部十三首中作比較也。

[滿座相看]描寫與文友詩友們把盞話舊，飲酒談詩，歡樂裡，詩人拍照，卻忘了開關，親切到令人發笑。這是敘事詩，娓娓道來，因為有情，才顯詩味。詩中人名：志成、藍斯、深山、明田、超虹等皆為詩友，應該加註。

在旅程上能安下心來寫詩，這份修煉很難得，個人試探千瀑這束詩花所呈現的感情，全輯詩裡的[問流水]和[何必挽留]是最芬芳濃烈的。當然，讀詩的感受如人飲水，而也未必切中詩所創作之本意。最好的兩首和最差的一首已點出，餘者各有千秋，信手拈來，皆是詩。千瀑在現代詩的成就在世界華文詩壇上自有其一席之地，我這篇讀詩隨筆並非詩評，見笑江湖，還請方家包涵指教。

與千瀑莫逆，始敢亂塗，率直下筆，無非拋磚；還望詩壇前輩同輩高手，作詩之餘，能多寫詩評詩論，使現代詩運，發揚光大，幸甚！

8/18/91

陳銘華詩抄

歸途

妹妹說：
夜晚晚，要回家

哥哥說：
眾樹伸手塗黑了回家的路

妻在收拾沒說話

我扭開收音機
想聽家國的消息

播報員說：
公羊飲恨，突擊者稱臣

九一年九月三日洛城

註：公羊和突擊者是洛城兩支美式足球隊之名。本季開場賽雙雙敗北。

迴響

為了裝飾門庭這點理由
自動水喉總在夜央時開關
涓涓流入體內每條血管
毛髮大片大片地發綠
明天剪草機輾過宿醉的頭顱
我赫然聽到株株苦艾的嘆息

九一年九月五日洛城

不堪盈手贈

天空
在倉皇中變色
我卻從天涯回來
跟著一輛舊軍車
把歷史的戰火引進
小軒窗。粧台上
慵懶的她幽怨的她
雲深處的
她
曾是冰冷日子裡
燃燒過我的
一朵火焰

九一年九月四日洛城

後記：夢中得句，醒來沈吟補成。

數預發人世一晶是
有訂行親一秋，詩
限價。自三秋，也
，格最編輯水，是
，請五新排，厚、詩
儘元，電新，二、人
早腦，腦排，百、的
與另作；新、道、第
本加業；大、道、一
刊郵，陸、多、本
聯費，印、全、詩
絡。刷、部、集、心
訂出精、部、一、血
購。版、由、人、結
。冊，出、詩、間、



【河傳】



新大陸叢書之一 即將出版!

藍采文作品

詩兩首

◆給你



笑靨若露

夜 述

挫折一軀
座
姿

整夜
望
星

星
現時。月色已沉
月
朗時。星色已遠

劃妳小名
卻已旭日上
升

可曾知道
穿過綠叢小隙
有瞳仁隨展
睫毛輕眨

妳莊嚴雍華的立姿
如難採塘裡一莖
柔柔白蓮

說一個秋季
點點雨聲
夕夕遲眠

不如再敲妳一次門扉
塑千遍幻象
是唇瓣微展
酒渦小現

若靨真露
我將
步也翩翩
夢也翩翩

斯冰的詩

讀

詩

從未將心靈的文字示眾
 直待你來 為你
 河流於是不再只是河流
 山莊走入畫框 形成雲彩
 樹葉會哭太陽太冷
 冬日的雪灼傷玫瑰

為你種種意念無限擴展盡至濃縮
 宇宙小小握在掌上
 掌心展開寬遼世界
 於是攤你成平面 摺疊再摺疊
 疊成透明的立體
 遂形象化 或靈化
 甚或化你為渺渺虛無

不一定要將你分析
 化解你為因子或原子
 你是一幅色彩濃淡
 讀你不盡然 感你至美好的
 抽象
 讀你成多角 同時
 竟又讀你成圓

九一年六月杪、加州

趙葆康的詩

聲

音

○給 Wife

我早就等待了，等了十幾年
 等那種由絕望發出的迴響
 我早就嘶啞了，嘶啞了十幾年
 等那種能通過一滴水的震顫
 孤寂是一只拉不開的抽屜
 你的聲音穿透海底
 你的嘴在時間的深處吻我
 使書桌下面佈滿紫羅蘭
 我的遠離你的柔軟的皮膚的
 生命 等待聲音
 在頭髮生長的日子裡
 浪費 純潔的飢渴
 在佈滿呼吸的海上 緘默的棺材斷裂
 我都聽不見
 優美的傷口嚎叫 黃昏的鐘敲了十五下
 我都聽不見
 等待你的聲音
 開闢一條穿透疼痛的
 喊不出聲音的航線



達文作品

霧

霧遲到之時
盛夏早就遠去
電線桿上白露開始凋零
霧沒有使多少人解渴
便沿著乾燥的街道
在桅桿之間蹣跚穿行
延長了整個都市的燈火黎明
霧已不再回到午夜作鬼魂的道具
而霧起之前的漂泊者
被聲音烘烤了很久很久

穿越霧海就如同穿越黑暗
逃避光線的人就此逃避孤獨

窗

邊界模糊的地方
風景與風景對峙
欲望躲開光線
在誰的掌心裡

雨 敲打玻璃
時常敲在
自甘暴露的臉上
敲沒表情

風已經習慣於
隨意越過界線
而人永遠困在
人自己的牆中

靈 光

背影優美的坐像
突現在臨海的山上
夢不安穩了

天沒有亮 沒有雲
沒有晝夜不停的潮汐中
悄悄漲退的寂靜

滿是亂石的山坡
似乎被一只眼睛仔細掃描
沒漏過一根小草

每一個草尖被點燃
膜拜的目光 蒼白的火焰
在坐像四周黯淡地飄搖

而坐像獨自面海
潮氤悄悄地後退

我企圖接近它
在各個方向起步
都有一股香氣薰人欲醉

終於那山頂通明透亮
它頭上瞬間的光環
使漫山的露珠永遠晶瑩

這時候風起了 風是乳白色的
一個腥味的黎明
海面開始起浪了

陳本銘作品

LAS VEGAS 四首

燈飾

覆蓋 翻開
註定命數
的撲克

眾燈裡我們奉獻自己
一盞絕不禁慾
燈飾

莊家

發出一個美麗秘密
同時
緊緊掩藏
殺機

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的，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來稿請以原稿紙繕寫清楚，並註明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下列通訊處：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牌九

兵分兩路
把食餌從前線曳過陣地

擺下雙重攻堅工事
層層圍城
硝煙裡滾滾圍困
左衝右突的
赫然自己

吃角子老虎

其實
就是那陣閃雷
隱隱
滾過沙漠
把驟雨的慾望
輾成蠢動
手指

按鈕
居然又是一宗乏味不過
碎屍案 報導
某街某柏文某個
四四方方冰箱密藏
的雜碎

九一年九月二日

讀陳本銘的詩

☆恆行

陳本銘(藥河)的詩一向給我的感受是磅礴的瀑布，背後的石縫裡流淌的聲音，可說是眾聲喧嘩裡唯一的婉約。他的詩有溫柔的呢喃，也有冷傲的感性。

[我們進入廢墟／廢墟曾是昨日煙花的城市／而胎生／卵生／濕生／所有的／必須進入輪迴](西貢印象)。

藥河以敏捷和尖銳的筆，一下子就寫出解放後的西貢形象。當時，放眼西貢滿目瘡痍的生活，藥河本來紊亂的心情更添沉痛。遂有[已無任何守望的慾念／沒有投影／南方溫柔風采／整個墓園嘆詠的蟬聲？／鏽黯的列車匆匆北往／禁制的原野逼壓／夢魘的海岸線／層層痕痕的年輪／十分適宜懷舊／而且／慣於風塵](白楊樹)。

一個性情的詩人喜歡浪漫行吟，他早期的詩溫醇灑脫(我是指1965至1974年間)，在越華詩壇很受歡迎。可惜於一九七五年間解放後的西貢，一切都慘遭變位，日子刻下痛苦的痕跡。正如藥河所說：[度過一河一岸／映照不見往日色相／浪花盪成了鏡／或許／裂去我們容顏／縱有再多的耽溺／也不得不嘔吐／我們自己／浩浩乎溶為時間的滄海](浩浩乎溶為時間的滄海)。為投奔自由，藥河曾試過偷渡而不幸被逮捕，囚在勞改營中，其時的他被周遭的慘狀日以繼夜受盡折磨，情緒低落直抵絕望之處。但詩人的心卻堅持一份傲桀的信念。遂有[傲桀的血湍急／轉過山海／生命的溫馴與悖野間傲桀如故／仍／呼嘯著自己的歌]，又[最後不免回到石碑／傲桀的站立／成為很自己的墓誌銘](血的歌)。

釋放後的日子很是清苦，他在破敗

院落的小樓，把自己崎嶇的命運，在逆境裡掙扎時流過的血，與親友告別時暗淌的淚，與一段浪漫的愛的傾訴，都一一注入他感情豐富的詩裡。

最近他有幾首詩對於死亡的描寫有一股駭人的震撼，詩裡行間有血淚交織的變奏，卻又能隱隱感受到詩人內心龐然的悲憤和憂感。

[沉沉／撥開夜色／幽暗裡有一管來福／瞄準我的心臟／輕輕／那麼一扣／便完成夢中徵兆](彈孔)。

再讀他的另一首短詩，對死亡的形容很是標緻[豎立自己／碑石／或者牆／或浮升／或沉潛道路／或抽離真空／死亡是／眼睛對世界的我觀／死亡是／肩膀對自己的負重／死亡／豎立著自己／至美不渝的保存](死亡、豎立著自己)。另一首(死去時候／你想／眼瞳會像膚肌那樣化去／溶入泥土麼？／抑或拒絕回歸的鬢髮／固執地愛戀遺留的信物／念念不忘／形骸以外種種牽繫的情事](念珠)。

南越解放後的十多年間，藥河身陷焦慮的歲月裡，但寫詩的筆仍不曾因惡劣的情態失望停輟，而且語言和意境時有超脫，技巧更趨老練。

這是我對他敬服之處，也是我寫這篇讀後感的原因。

九一年七月維州



遠方作品

在那個容易迷航的季節

在那個容易迷航的季節
我曾出海
駕輕舟一葉
雙槳搖成彩虹
布帆兜滿新月

可嘆雲霧欺生
風暴善妒
惡浪萬千疊
而向來盡職的燈塔
竟在一旁打盹
也許久站過於勞累

雷電早已息隱
錄走尚未脫稿的長篇傳略
祇留下一份備忘錄
就著黃昏的成熟
我反復咀嚼著
苦澀且總晾不乾的
那幾頁

百葉簾

比起傳統
更善解人意
總是和心靈相通
能隨時分析調整
讓情緒漸入佳境中
也常與夢幻過從
可由迥異的角度聯想
或認同
如果窗外春光十足
則減些許粉墨
添幾分莊重
要是心頭秋雨綿綿
就加若干明快
少幾成朦朧

洛城觀瀑

弓弦一顫
蓄勢的音符
擁擠著
從世紀的屋脊
飛瀉而下
如此恢宏磅礴
可是第十交響曲——
貝多芬不朽的佚作
到底 大地
感受行進的震撼
都市領悟競爭的肅殺
而凡夫俗子
卻有種修來的滿足
祇是可笑的詩人 憤世
嫉邪 徒有
靈感
且帶淺淺的醉意

寄 托

雲追隨風閱世
天蒼蒼是他的寄托
愛和情相依
踏遍人生的每一角落
參與歷史的每一章節
甚至從猴子剛一變成人就開始
美和永恆
是她最終委身的寄托
無論是喜劇的高潮
或悲劇式的收場
我也不懈地努力
想物色
一種基調
一個懸念
或者一樣信物
祇是從強說愁的年頭
到銷得人憔悴的老大
卻一直沒能拿定主意



二等兵的志願

△越戰故事

我高中尚未畢業
還在課堂聆聽班主任講述
那一種志願最理想的時候
外面的槍聲砲響已頻頻催促
「快出來！快出來報到入伍！」

我未曾跟隨坦克部隊去屠城壓敵
但我常伏在陰森的山野裡
荒蕪的阡陌間
窺伺敵人捕捉田鼠採摘野果以充飢
飲冰涼且混濁的溪水以解渴
我未曾向著他們射擊過
因為我深深明瞭彼此同一遭遇
都是被迫入伍

在一個燃燒的晚上
砲響如雷槍聲密密麻麻子彈破空呼嘯
一幕骨肉的迸裂一幕血淚的離亂
一幕又一幕的不斷乍現確實令人悲痛
瘋狂。我伏在戰壕裡仍清楚聽到班主任的
講述。可是我此刻的志願只塗得一個字：「逃」
管它理想不理想
因為這場戰爭本來就荒謬無聊

何必枉死！

寄自維州

月昇時分
鳥群忙著歸巢 此其時
林梢無私語
溶入太初凝凝的潑墨裡
草原百獸五洋水族想必也靜處
此其時

只有人類
厚顏佔著一座自以為文明
繁華的都市佈滿萬千無媚的綠燈
色情的眸瞳轉左是紅轉右是綠
女的半袒著的乳房
要與明月鬥豐姿
男的瞪著一雙醉眼
要與星光爭輝

雜亂吵鬧的行道
排列著一所一所賣肉的舞廳
賣歌的酒舖以及賣命的賭坊
以及賣毒的歹徒也是吸毒的癮客
只有人類
夜夜違背太初撫育的原則
擾亂萬物生息的定律。有時候
星月漸次隱入雲層
雷電驟然隆隆閃動憤怒的
警告 嚇得發電廠要立刻停工
全城陷入黑裡仍舊吵吵鬧鬧
要與雷聲較量

而我 蹲在寂靜的林梢
輕沾每片葉子垂掛著的冷露
仰望遠處一座山頭
燃著幾把野火

銀髮的詩

仙人掌

花枝招展如玫瑰？
果實纍纍像荔枝？
與夫綠葉扶疏若梧桐？

烈日之下
頑強頑強的
我已把枝扁成掌
葉尖成刺
花小成細碎細碎的果子

是。我是無用的
你無法把我折下
供諸花瓶
你無法把我砍下
用之籬笆或棟樑
你甚至無法把我撿拾當柴燒
是。我是無用的

沙漠之上
依舊是頑強頑強的
結果
我是植物像所有的植物
也會開花

九一年六月堤岸



故人的詩

都市之夜

太陽拖著蹣跚的疲憊下山
把一大堆凌亂移交給夜
包括那從朝圍積到曉的烏煙瘴氣
以及趁機居奇的環境污染

霓虹燈剛亮起
電話便絡繹不斷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有空」
一輛輛機車呼嘯而過
「我不知道要去那裡」
熙攘的人潮肩擠著肩

有人經已收市
攜回當天的米飯錢
有人忙著開店
兜賣夜都市的虛榮
舶來商品在明滅的燈飾下擠眉弄眼
任君選擇

聖地牙哥也好
巴黎也好
的士高、卡拉ok都無所謂
——但一箱軒尼荷歸誰的賬？

我跳下汽車
推門的侍者把站在兩旁的乞丐
推開——
誰會留意貧血的瞳芒有多可憐
裡邊恭候著一雙雙明眸皓齒
已吞噬一切 甚至遺忘了

明天不上班
太陽不上班

決 堤

—

以濯足的洪水代酒
來呀，乾一杯

浪滔滔，濁水洶湧
澎湃
一輪朝陽斜斜
照映著
風雨淒迷涉水而行的婦人
她的左腳剛剛
提起，下一步
是該踩在黃河的決口
抑或
落在長江的堤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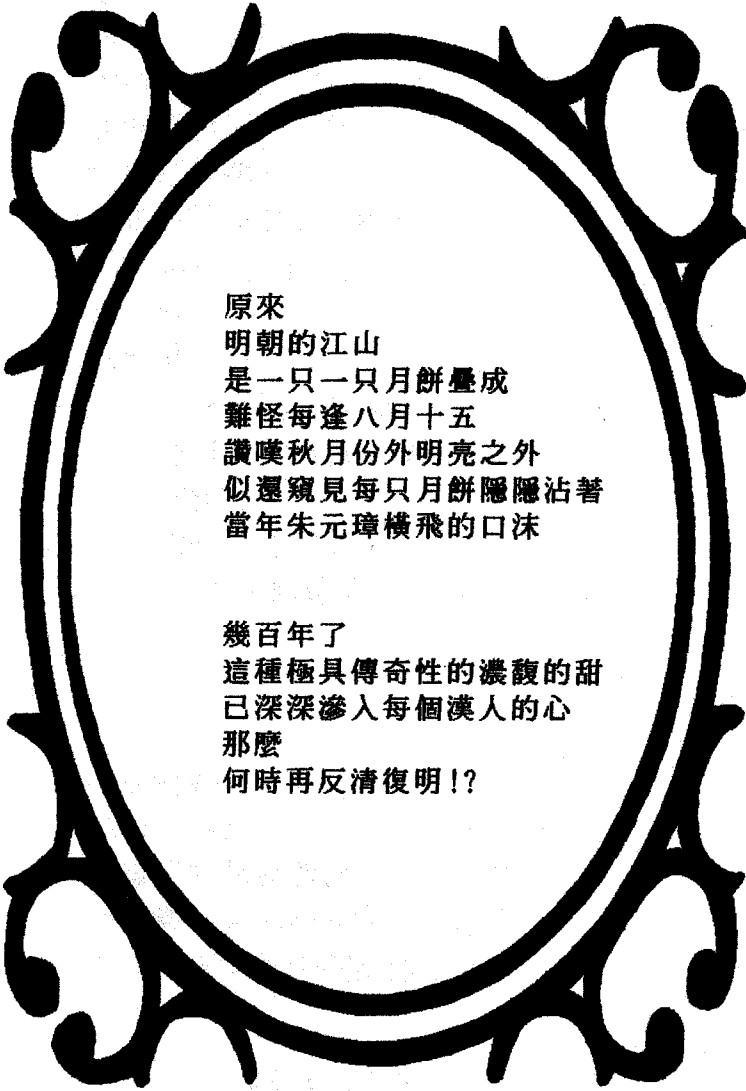
二

以屋樑為枕
滔滔濁流為床
所有的酸苦
只宜往肚裡吞藏
多餘的淚水呵，暗裡
翻騰
但請千萬切記
不可遺留點滴，點滴
便是痕跡

黃梅雨
霏霏
來呀，乾一杯
且以濯足的洪水
代酒

九一年八月

月餅



原來
明朝的江山
是一只一只月餅疊成
難怪每逢八月十五
讚嘆秋月份外明亮之外
似還窺見每只月餅隱隱沾著
當年朱元璋橫飛的口沫

幾百年了
這種極具傳奇性的濃馥的甜
已深深滲入每個漢人的心
那麼
何時再反清復明!?

杜風人作品

漂島的孤獨

自從雙腳受傷以後
生命如一座孤獨的漂島

把時空壓縮成滄海一粟
拋錨於無岸無涯的命運座標
註定半生漂浮
漂浮於冰封的北海
孤守一片黑夜的蒼白

所有會飛的候鳥皆向南奔飛
白雲雁陣啊 請帶個口訊
告訴江南故鄉
我心底仍擁有 當年
未唱完的一段山歌

九〇年冬紐約孤獨島

我的煙斗

沒有一片庵門 可以吐納
丹田 意守經年的一股氤氳
唯有面對空無

把胸中塊壘 焚化成
一片禪 遂發現
言語乃多餘的偈句
且蒼白得無以辯證

於是 我們雲遊四海
仰俯方丈 把往事
吞吐得無色無相

九〇年冬紐約孤獨島

一段黃昏的 海灘小路

✧ 給斯冰

三十年前
在一個半島小城
一位如詩的小女孩
伴他走過 一段
黃昏的海灘小路

而他 如一隻野鴿子
馱負著夢幻和理想
天南地北
從此異域到另一異域
不停地奔飛

三十年後
這隻受傷的野鴿子
已是異域的中年人
卻發現 那如詩的小女孩
仍在寫情詩

老天啊！
該點一口煙斗
今夜 將以詩下酒

九一年秋紐約孤獨島



海外華文文學大系徵稿

為促進海內外文化交流，積累海外華文文學成果，中國廣州花城出版社決定編輯出版〈海外華文文學大系〉一書。預計共16卷，約500萬字。第一卷詩歌（東南亞地區）；第二卷詩歌（美加及其他地區）首先徵稿。該大系收入作品之對象包括：海外華人作家、華僑作家及外國人用中文寫的文學作品，作品年限從1919年始至1990年止。

有意應徵作者請具備小傳（包括原名、筆名、籍貫、國籍、出生年月日、經歷、屬何文學團體、主要著作目錄、藝術風格、於何時何地獲何種文學獎等有關內容）、著作等請不遲於1991年3月直接寄與各卷主編。該社將給予稿酬及贈送樣書兩本予選用作品之作者。下附各卷主編之姓名及通訊地址：

第一卷（東南亞地區）

主編：馬陽 廣州市僑光路4號2樓〈華夏〉雜誌編輯部 郵編：510115

第二卷（美加及其他地區）

主編：翁光宇 廣州市暨南大學中文系 郵編：510631

〈新大陸〉幫助中國水災捐款人姓名及中國駐洛杉磯總領館收據：

陳恆行50元、單雄威20元、徐瑞亨20元、許德樂50元、黎啓鏗30元、林建中50元、陳芝蘭30元、陳本銘50元、陳銘華50元、陳銘弟30元、陳麗鳳20元。合共400美元正。



編後隨筆

◇我們在忙碌和充實的感受中完成了前後六期的[新大陸]，下一期將進入第二個耕耘的年頭。為了感謝讀者和作者的支持，我們一直盡力作各種不同的改善，今天我們終於能夠宣佈正式出版合訂本。除此之外，另一個好消息是：也由下一期開始全部稿件將會利用電腦及雷射印表機排版！

◇海外華人在海外生活絕不容易，辦比較嚴肅的刊物和創作更不容易討好，只是[新大陸]在創刊之始，即有一個心願，就是有朝一天能夠發展成為一個華文出版社，整理、收集及推廣海外華文文學在中國文學裡的地位。這自然是一個不小的野心，但我們一切由基本做起，能做到多少便算多少，不計成敗。抱著這樣的想法去做，因此，雖是在艱難的時刻，但經編委會與陳銘華個人磋商後，決定在今年十一月份出版詩人籌備多時的詩集[河傳]。在第二本出版之後，我們將陸續出版詩友們的作品，當然，這是一個長期性的計劃。

◇東美非馬先生轉來廣州花城出版社有關海外華文文學大系詩歌卷的邀稿函，本刊綜合其要點以及該詩歌卷主編翁光宇教授的來信，刊在本期頁24，請詩人們參閱並寄去作品，俾海外華文文學得以較為完備地保存下來。其實，一直以來不乏這類選集出版，但編選方面常有局限，囿於地域上及其他因素，根本不能真正代表和顯示屬於[海外華人]的華文創作。而這本海外華文文學大系的徵稿對象則標明，凡是海外華人、華僑及外國人用中文寫的文學作品皆包括在內。因此我們希望這是一部比較全面性的選集，在這裡預祝其成功。

◇基於血濃於水的緣故，本刊全人及部份作者、讀者籌得總數共400美元的賑濟華東水災款項，經交中國駐洛杉磯總領館轉交有關救災機構。收據和捐款人芳名刊於頁24。

◇榮獲北美新文藝學會徵文比賽新詩組第二名的達文先生，有詩作刊於今期。

◇由詩人非馬編選的〈台灣現代詩選〉及〈台灣現代詩四十家〉已分別由香港文藝風出版社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本期收到恆行先生一百美元支助，特此致謝！

◇感恩節將臨，本刊定於該日舉行 B.B.Q 聚會，歡迎讀者、作者攜眷或邀請親友參加，訂位及有關細則由即日起至十一月十五日前 7:00PM 後撥電 (818)308-3750 與陳銘華聯絡。

◇本期截稿後，收到甚多遲來的稿件，只能留在下期選刊。本刊截稿期限為每單月的最末一天，請提前惠稿！

NEWORLD POETRY

BIMONTHLY



詩雙月刊

NO.6 OCT/1991
一九九一年十月第六期

通訊處
P.O.BOX 3338
ALHAMBRA CA , 91803
U.S.A

美國加州洛杉磯